



明鑑易知錄

113  
537  
49



413  
537  
49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一

天正十五年

周之炯靜專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編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

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妣皆為帝后紀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

朱家巷

太平鄉

赤光之祥

紅羅之祥

紅羅障

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今江南徐州沛縣。徙江東句容。今江南江寧府句容縣。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淮水在鳳陽府。家泗州。屬鳳陽府。父世珍。又徙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曆。文宗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聲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昇。預舉也。對至山麓。鹿山麓。鹿山。梗也。

皇覺寺為僧

伽藍卜吉

太祖附郭子興

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上聲。拆裂也。起成高壘。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遊江淮。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今河南汝寧府。兵起。劉福麻李徐壽輝趙均用彭早住等。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邪。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

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

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屬鳳陽府馬公女為已女遂

妻去聲焉即高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屬江南

與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芝麻李即李二號遁去趙均用彭早住

帥餘黨奔濠子興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

稱王太祖雖在甥館塔館也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

太祖歸鄉里募兵

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十

四年秋七月徇行定定遠下滁除今江南陽今江南時彭趙

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祝他將而獨與徐達

太祖與二十四人略定遠

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

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

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

略行取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太祖

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

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

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眾降軍聲大

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太祖奇之因

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今江南龍蟠虎踞帝王之都

馮國用詩  
先拔金陵  
定鼎

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年成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莫。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故稱幕。下掌書記。畫饋餉。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

智仗滁陽  
二子

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既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銜恨也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命。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撫定和陽

虹、絳縣屬鳳陽府。胡大海來歸。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今江南和州可圖。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視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

常遇春來歸

并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今鳳陽府懷遠縣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不脫衣冠而寐。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先鋒。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而巢湖在江南廬州府巢縣西水寨軍帥俞通海料永安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帥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磯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牛渚山下。水渚有石曰磯。太祖先抵采石磯。

常遇春挺  
戈躍采石

陶馮所見  
略同

在太平府城北采石山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  
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歌至太祖麾之應聲  
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  
勝徑攻太平拔之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  
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  
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  
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  
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方山寨民兵元

不殺陳桱  
先

帥陳桱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太  
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桱  
先太祖釋不殺桱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  
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  
豈不知生爾之故桱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  
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  
寧府溧水縣將攻集慶路即江寧府桱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  
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  
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縱陳楚先  
還

復用陳北  
先

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名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楚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鑿諸軍失利楚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楚先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攢槊胡矛屬殺之楚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在江寧府東南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

智安降兵

克金陵

祀葬福壽

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丙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在江寧府東北直抵城下諸軍拔柵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歸康茂才來

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屬江南揚州府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由○今揚州府高郵州。稱誠王。時據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來降。茂才。蘄州屬湖廣黃州府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怨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眾來附。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慮諸將不戰。士卒為民患。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

克鎮江

克廣德  
聘秦從龍

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今江南廣德州。克之。改為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仕元避亂居鎮江。既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今江南寧國府。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

取寧國諸路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取婺州開郡學

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子自刎死。尋遣諸將取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今江南南池州府。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州。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sub>低</sub>房頽圯<sub>瘡</sub>也。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脩築隄防。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

附方國珍來

儀宋濂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sub>升</sub>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二月，方國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sub>今浙江台州府。</sub>人。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sub>今浙江溫州府。</sub>台<sub>今浙江寧波府。</sub>慶元<sub>今浙江寧波府。</sub>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關而遣之。秋九月，太祖兵取

取處州

處州今浙江處州府冬十月遣使徵也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

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琛丑森反及浦

江今金華府浦江縣宋濂以胡大海薦也時朱文忠守金華

亦薦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

將陳友諒稱漢王友諒沔陽勉今湖廣安陸府沔陽州漁人子

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

帝於蘄水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國號天完後據漢陽今湖廣漢陽府

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自稱王二十年春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

陳友諒稱漢王

我為天下  
屈四先生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

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

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

春秋舉進士授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累官江浙儒

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投上按罪日劾嘗建議

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今浙江紹興府遊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西

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

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

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

此天子氣

趙天澤識  
劉基

花雲死節

花雲妻郤  
氏

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  
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  
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城陷。守  
將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  
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  
人。賊怒。縛雲叢射石之。比死。罵賊不絕口。方雲之與  
賊戰也。勢甚急。妻郤告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  
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  
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君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

花雲侍兒  
孫氏

江中斷木

盧渚遺寶

雷老

郤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郤瘞。意也之。抱兒逃。漢  
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祝  
漁家鞠養也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  
穴中。天曙。樹也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猝卒持頭。  
也。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盧渚中。渚  
有蓮實。孫氏取啗。淡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  
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  
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

太祖平漢

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擊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今江西南昌府改為洪都府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南昌府改攻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即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之康郎山友諒聯舟縱戰望之如山太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

鄱陽湖之戰

陳友諒中流矢死

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斂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盧頭骨而死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濱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眾投水中圍乃解又

韓成死節

劉基急呼  
難星過

周顛告太  
平

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麤與平聲。盡戰。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耕舟。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為敵砲碎矣。先是有周顛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覆顛以瓮，積薪燬之。火息，啓視，顛正坐晏然。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從行至皖還上城。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不允。乃於

毀鏤金牀

張士誠稱  
吳王

是月朔，即吳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漏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唱七寶溺堯去聲。溺小便也。器何異。宋太祖滅後蜀，撞碎之。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張士誠自立為吳王，即平江。見上。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

十七字謠

訪求古今書籍

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織邪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千痛別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

珍之徒皆齷

握齷

錯局陋貌

不足數

上聲

王蔡葉三叅

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

吳

今江南蘇州府為東吳鎮江府為中吳浙江湖州府為西吳

可計日而定太祖

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為大將

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

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

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城西城外

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

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福其

伐吳諭將佐

伐吳先攻

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

朱文忠軍法

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窄也。裂也。以徇。行示也。徐達既

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取士法

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羣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



王弼破吳軍

十條龍

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甲也，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春率眾渡橋進薄博逼也城下。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

張士誠妻劉氏死節

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襖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齋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意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閩上聲昇見上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改平江曰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冬十月，太祖既掃除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

北定中原

平方國珍

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吸諭齊魯。河洛燕薊計秦晉之人。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慶元。見上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也。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

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

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間。終膺天  
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  
羅浮水。雷雨成塗。伽藍卜吉。論者噴噴。莫不謂  
天之所授也。然予所以厚德弘仁。實則命世之器  
非夫羣雄草竊。所能開奸而覲覲者。尤有異者  
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  
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自戚屬。李善  
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縣。常  
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  
如茶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之多。由豐沛。蕭  
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  
者。耶。然而惟帷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  
魚水。豈盡地脈使然哉。

高祖從龍  
多豐沛  
蕭王佐命  
半南陽

馬后高識

比豆粥麥飯困尤甚

編立妃馬氏為皇后。紀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  
 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  
 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  
 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去聲馮異曰：倉卒猝燕  
 無間亭豆粥，薄呼沱駝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  
 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上  
 也。乾飯餅也，稻食寺。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  
 長孫皇后唐太宗后當隱太子太宗兄，構隙之際，內能盡  
 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

尤難於長孫皇后

良妻猶良相

君臣相保難

命廷臣兼東宮官

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  
 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  
 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邪？  
 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  
 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  
 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編立世子，標  
 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  
 編命廷臣兼東宮官。紀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  
 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

謂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遂成嫌

隙。江充之事。漢江充構陷戾太子。事在武帝庚寅二年。可為明鑒。朕今立

法。命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

心。於是太子官屬。詹事。諡德贊善。率更令等官。以李善長章溢劉

基等兼之。編二月。定郊社宗廟禮。編定衛所官軍及

將帥將兵之法。紀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

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

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

定衛所將  
兵法

平閩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編湯和等克福州。閩地悉

平。紀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延平。今福建

先遣使招諭元福州。今福建平章陳友定不從。遂

進攻之。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

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今福建元汀州路。今福建守

將陳國珍納款。於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編詔

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紀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編詔

以太牢祀  
孔子

衣冠悉如唐制  
定役法

衣冠悉如唐制。編命中書議役法。紀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平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為百畝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編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編三月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兩廣。編命翰林儒臣脩女誡。紀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脩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

命儒臣脩女誡

却獻竹簟

作圖示子孫  
禁宦官預政典兵

持守。編蘄州進竹簟。命却之。紀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見上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編夏四月，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禁宦官預政典兵。編六月，兩廣平。編秋七月，徐達常遇春帥諸將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紀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遂入通州。屬直隸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名

羣臣會議端明殿。元主徘徊歎息曰。今日豈可復作  
徽欽。遂決計北徙。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  
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出居

庸關名在順天府城北北走如上都。編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元

都。紀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城下池也

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帖木兒不花慶童等戮

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其府庫

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

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

克元都

徐達仁將

元死節之臣

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

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

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徐達。達尋以素歸。帝雅聞素名仍命為

學編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往取山西。編漳

州。今福建漳州府通判王禕上書。紀禕上言。人君脩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

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

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

而薄。博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

王禕上書

置六部官

劉基致仕

放元宮人  
旁求隱逸

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尚嚴厲。故禱以為言。編始置六部官。紀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編詔以汴梁今河南開封府為北京。金陵為南京。編御史中丞劉基致仕。紀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恨也。之上還。善長怨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編放元宮人。編旁求隱逸之士。紀

乘輿服御  
諸物勿飾  
金

碎水晶刻  
漏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上聲。巡察也。上道求之。編詔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紀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一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編冬十月。碎元水晶刻漏。紀欽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鈺征也。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編詔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並從西

建大本堂

三氏教授  
司  
尼山洙泗  
二書院  
取太原

征。編名劉基至京師。紀基至。贈其祖父爵永嘉郡浙  
江溫公。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  
功。顯榮先人足矣。編十一月。建大本堂。紀命取古今  
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  
侍太子說書。編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  
卓知縣。紀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  
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  
入學。編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帥諸軍取太原。今山西  
編已酉。二年。春。正月。詔免中原田租。詔免北平燕南  
山東山西河東

取大同

詔脩元史

親耕藉田

河南潼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編詔免江南田租。編副將軍常遇春  
帥師取大同。今山西。編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西。編詔  
脩元史。紀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  
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  
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  
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編親耕藉田。紀上躬  
耕藉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以給宗廟。黍盛藉。踏  
藉也。言親自踏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



教為文無事淨藻

取陝西 取鳳翔

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編**三月。敕翰林為文。無事浮藻。**紀**上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悲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編**大將軍徐達克河中。遂會諸將。進取陝西。**紀**大軍至西安。今陝西西安府營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迎降。達遂遣馮宗異取鳳翔。

獻瑞麥

下平涼 克延安 薊北悉平

今陝西鳳翔府元將李思齊奔臨洮。叨。今陝西臨洮府**編**夏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紀**一莖。因也。五穗。遂穎。三穗者甚眾。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編**大將軍徐達至鳳翔。遣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舉城降。**編**五月。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今陝西延安府以明守之。**編**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今陝西慶陽府尋復叛。徐達帥諸將以兵圍其城。**編**六月。薊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紀**元也。速復侵通

明鑑易知錄

卷之一 明太祖

二四

州。見上。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

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今直隸往開平。宋

宗寶祐四年蒙古土蒙哥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客秉忠以桓州東

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秉忠營之命日開平府

文清於錦州。今盛京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

遁。遂帥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

俘。軍所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

輛。亮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遂改元都。今直

府。為北平府。編秋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于軍。紀遇

北平府

克慶陽

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

眾。尋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編八月。大將軍徐

達克慶陽。紀大軍列營慶陽城下。張良臣數朔出戰

俱不利。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噉之。其平章姚暉

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斬

之。陝西悉平。達帥諸軍還京師。編建功臣廟。敕建功

雞鳴山在江。紀廟成。敘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

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

陝西悉平

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編命吏部

定內侍諸司官制紀上曰朕觀周禮闔寺未及百人

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

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

中涓善良百無一二

於中涓即中人宦官也涓潔也主居中潔除之人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

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

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編九月

以濠州為中都

詔以濠州見上為中都紀上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

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河南府天地之中

汴梁今河南開封府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

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即金陵長

江天塹鐵去聲塹遠城水也足以立國臨濠州即濠州前江後淮

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編冬十月詔天下

詔天下郡縣皆立學

郡縣皆立學紀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

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

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

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命徐達等往征沙漠

編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紀元王

保保為西北邊患。上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  
大將軍。浙西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  
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  
右副將軍。往征沙漠。北方流沙日。蒙古南界。上問諸將曰。元主  
遲去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屬陝西。臨洮府。其  
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  
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  
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  
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

出師當何先

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

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

出西安。擣定西。

今陝西鞏昌府安定縣

以取王保

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

見上

入沙漠。以追元主。使

一舉而兩得

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

感鵲巢卵翼之勞

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編二月。詔羣臣親老

履聲囊

者許歸養。紀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因有是命。編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紀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囊

徐達大敗  
王保保

橐。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邪。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屬江。看守余闕。元至正十八年正月。余闕為元守安南。城陷。闕引刀自刎。墮清水塘。廟去。遂有是謫。素踰中死。妻妾子女甥亦皆赴井死。年卒。編大將軍徐達帥師出安定。與王保保戰。大敗之。保保奔和林。紀達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眾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

李文忠克  
應昌

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出寧夏。今陝西寧夏衛。奔和林。城名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之周圍五里許。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帝諡元主曰順帝。紀文忠與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

買的里八刺并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二十  
 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  
 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  
 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  
 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元  
 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編詔設科取士定  
 科舉法紀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  
 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編詔行大射禮紀命太學

定科舉法

行大射禮

定服色

冊封諸王

嚴宮闈之政

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編詔定服色紀禮部  
 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  
 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  
 上從之編冊封諸王紀詔曰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  
 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棧為秦王櫛  
綱為晉王棣為燕王櫛為周王楨為楚王樽為  
 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  
 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傅官屬編嚴宮闈之政著為  
 令紀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

李文忠送  
俘至京師

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掖宮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編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紀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刺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

太祖不忍  
行獻俘禮

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為太尉。世充尋自稱帝。弒隋主。侗後降唐。秦王世民。秦王至長安。俘世充。獻於太廟。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編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紀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

大明集禮  
書成

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  
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邪？**編**秋九  
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實嘉冠  
樂為綱，所該之日吉禮十四日，祀天日，祀地日，宗廟  
日，社稷日，朝日，夕日，先農日，太歲，風雷雲雨師  
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日，旗纛日，馬祖，先牧，社  
馬步日，祭厲日，祀典，神祇日，三皇，孔子，嘉禮五日，朝  
會日，冊拜日，禮冠日，婚日，鄉飲酒禮，實禮二日，朝貢  
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凶禮二日，弔  
賻日，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日，  
鍾律日，雅樂日，俗樂日，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  
通五卷。**編**冬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  
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還京師。**編**大

大封功臣

**封功臣** 李善長 韓國公 徐達 魏國公 常遇春 子茂 鄭  
公 湯和 中山侯 耿炳文 長興侯 吳良 江陰侯 廖永忠  
德慶侯 傅友德 穎川侯 趙庸 南雄侯 楊璟 濟陽侯 郭  
興 鞏昌侯 顧時 濟寧侯 吳楨 靖海侯 唐勝 宗延 安侯  
陸仲亨 吉安侯 費聚 平涼侯 周德興 江夏侯 陳德 臨  
江侯 華雲龍 淮安侯 胡廷瑞 豫章侯 朱亮祖 末嘉侯  
韓政 東平侯 俞通源 南安侯 康茂才 子鐸 蕪春侯 王  
志 六安侯 鄭遇春 榮陽侯 曹良臣 宣寧侯 黃彬 宜春  
侯 梅思祖 汝南侯 陸聚 河南侯 華高 廣德侯 注 廣洋  
忠勤伯 劉  
基誠意伯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一

明鑑易知錄

卷之一 明太祖

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易知錄卷之二  
三十一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周之炯靜專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夏湯和等伐

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命湯和等帥師伐夏紀元至

正十七年隨州屬湖廣德安府人明玉珍起兵從徐壽輝見上

九卷陷川蜀治四川成都府壽輝令玉珍守之玉珍尋自據成

月鑑易知錄

卷之二 明太祖

都遂稱帝。建國號曰夏。二十六年。玉珍卒。子昇嗣。甫十歲。母彭氏同聽政。至是。昇將吳友仁寇興元。今陝西漢中上命湯和周德興廖永忠楊璟葉昇等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今四川重慶府傅友德顧時何文輝等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去聲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朔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議。及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諸將陞辭。上

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胃東

守瞿塘。北阻金牛。鎮名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以拒我師。彼謂地

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隋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文今鞏

縣門戶。既隳。灰也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

勇耳。友德頓首受命。編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紀

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見禮記文王世子篇。立學之初。釋菜以告先聖先師。

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

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

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

策試進士於奉天殿

祀帝王三十

宴享九奏樂章

殷中宗滑縣祀額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  
 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  
 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  
 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  
 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編夏四月命永嘉  
 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紀上以湯和傅友  
 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伐蜀紀上以湯和傅友  
 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亮祖帥師助之編六月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本  
 太初日仰大明日民初生日品物亨日御六龍日泰  
 階平日君德成日聖道成日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  
 悉屏編廖永忠湯和師至重慶夏主明昇降紀永忠  
 俗樂帥舟師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

廖永忠高識

蜀地悉平

奔附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  
 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夕何  
 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  
 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  
 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  
 銜璧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贊手縛故奉表詣  
 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  
 降表於京師宋亮祖兵亦至編秋七月傅友德兵圍  
 成都克之蜀地悉平編八月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

以劉基書  
付史館

侯已而投昇於高麗。編以劉基所上書付史館。紀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編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紀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預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

廖二將之功

三事未了

編壬子五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見上卷二

六紀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

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

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徐達、馮勝、李文忠

等三路出師，共兵四十萬。後達等兵至沙漠，以糧運不繼而還。編冬十

二月，敕中書命有司考課。紀敕考課必有學校農桑

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屬山東日照今青州府日照縣知

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

考課必有  
學校農桑  
之績

山西汾州府考平遙今汾州府平遙縣主簿成樂能恢辨

也。商稅上曰恢辨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

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

命仍祀孟子

文訊責編命仍祀孟子紀初國子監請釋奠禮文王世子凡

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謂但奠置所祭之物而無尸及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

聖之道其復之帝讀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樞入諫祖胸受箭

錢唐祖胸受箭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樞入諫祖胸受箭日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孟子編縱苑中禽獸紀內使奏增飼虎肉上配享得不廢

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置六科給事中

編癸丑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編徵

孔克表為翰林脩撰克表家浙江溫州府平陽縣元正中進士博學篤行孔子五

十五代孫也編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為編脩紀唯璉等入

文華堂肄業以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

寵遇甚隆一日上問彥良曰法數朔行而數犯奈何

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

江南太儒  
惟卿一人

詔暫罷科  
舉

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口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編二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紀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編夏四月脩昭鑒祖訓錄成。紀初上命陶凱等采摭職拾也漢唐以來藩王可為觀戒

昭鑒祖訓  
錄

奪劉基祿

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上親為之敘。頒賜諸王。編以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編奪誠意伯劉基祿。紀先是基言於帝曰：溫處見上卷九之間有地名談洋僻絕巖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之衆宜設巡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及也追捕之所及則豪猾吏惟庸誅恤。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負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祖墓民弗與則畫建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奏上請加重辟關帝不聽惟

詔禁對偶  
文辭

更定大明  
律

奪基祿而已。基入朝謝，遂留京師。**編**秋九月，詔禁對偶文辭。**紀**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編**冬十月，更定大明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朱濂等**編**十一月，潞州今山西路安府進人參。**紀**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今浙江金華府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之。每當耘除草也，耔木也，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今山西太原府

不以口腹  
累人

脩孔子廟

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編**甲寅七年春二月，詔脩治闕里孔子廟。**紀**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以訓其族人。**編**夏五月，禮部尚書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犢為膳，不許。**紀**諒奏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禮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編**冬十月，遣崇

遺賈的里  
八刺北還

禮侯賈的里八刺北還。紀臨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編十二月，陝州屬河南府人獻天書，斬之。

編乙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紀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後疾愈增，惟庸乃遣醫視疾，飲藥二劑，有物積腹中如卷石，疾遂篤。至是，上遣使送

伯溫  
子房

還家，僅一月而卒。基剛毅慷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上甚禮重，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劉基字，吾子房也。編甘露降，紀甘露降於園丘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羣臣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五星  
素度

編丙辰，九年春三月，詔免今年稅糧。編秋，閏九月，五星素度，詔求直言。紀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見上，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

葉居昇  
應詔上言



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中世也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苟安也。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致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

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徒流律。又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處。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文王。公曰。宥之。及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陵。語。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

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均上聲。撫職也。拾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取也。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及也。乎居官言動一跌失於法苟免。誅戮則必罹離也。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

八議

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舊之辟。是為八議。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

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四大王。元宗室突窳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坤入聲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

論求治

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趨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泮。冰判釋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

明鑑易知錄 卷之二  
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  
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  
則必以簿書期會猶言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  
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  
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  
舉綱目至於聽訟讞年上去入三獄平議也其一事耳今專  
以訟獄為要務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

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  
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  
治而卒未能也王制凡記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  
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  
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閒亦有之  
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  
自今數上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  
太速之過也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

論分封

鄉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辭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語在左傳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三百丈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逸去聲。掉，搖動也。左傳昭公十一年，未大必折，尾大不掉。然

承宣布政使司

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書奏，帝怒，逮見上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編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置通政使

編丁巳十年春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編夏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詔監察御史巡按州縣。編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紀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齒猶銖也。禮王制屏之遠方終諭羣臣曰。闕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侍人不得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因敕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編秋九月置通政使

僕真抽刀剖心

建文帝

司紀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之。編冬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紀真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殺之。真曰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邪。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嘉真忠節追封樂浪公諡忠襄。其子瑜尚在襁褓。即封為西梁侯。編十一月皇孫允炆文生。編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編以李文煥費震並為戶部侍郎。紀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

明監易知錄

卷之二 明太祖

七十四

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於是以西安府陝西知府李文煥、寶鈔提舉費震俱為戶部侍郎。

傅藻上春秋本末

編已未十二年春三月。東宮文學傅藻等編春秋本末成。上之。編冬十二月。貶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

卒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

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

廣洋欺紿。臺上謫居海南。行次太平。上復遣使責之。

廣洋自經死。

胡惟庸謀逆

編庚申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編惟

庸等謀逆。誑言所居第井中湧醴泉。邀上往觀。駕出

西華門。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必。顏師古曰。天

肅也。入則言蹕。止行人也。司馬貞曰。言出入者。互文耳。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

駭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搯職瓜捶亂下。奇右

臂幾折。尚指惟庸第。弗為去痛縮。上悟。登城眺察。見

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間。即發兵掩捕。拷掠具伏。磔

窄也。裂惟庸於市。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

誅。上名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惟

庸辭連李善長羣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  
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慎坐黨逆被刑籍  
其家械濂至京上欲并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  
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  
宜若是怒況濂致仕在家當不知情上意解濂得發  
茂州屬四川成都府安置行至夔州見上以疾卒編詔罷中  
書省紀罷丞相等官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  
夏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編燕王之國北平燕都  
隸順天府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罷中書省

成祖之國

編賦役黃冊  
編辛酉十四年春三月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  
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  
攝一里之事城中日坊長近城日廂長鄉都日里長  
十年一周一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圖寡孤獨  
不應役者則帶管於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圖寡孤獨  
名日畸零冊成一冊進戶部其布政司註音編秋  
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  
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  
政參議編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求昌  
諸官編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求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紀友德  
等帥師征雲南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  
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元梁  
等

編賦役黃冊

征雲南



平曲靖

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師行，上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今四川烏撒軍民府。友德等率大兵由辰。今湖廣沅原。今辰州府沅州。趨貴州。編冬。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攻下之，遂進平曲靖。紀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今雲南曲靖軍民府。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

沐英白石江之捷

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城北。頃之霧霽，祭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因。浮行也。者先之，長刀蒙盾。閩上声。盾，扞也。所以蔽身扞。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

雲南平

兵進薄博也之。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藍玉沐英帥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爲郭英等聲援。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子入晉寧州。屬雲南雲南府忽納峇驅妻子俱赴滇池。在雲南府南。死。編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元右丞觀音保出降。雲南遂平。紀玉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在雲南府昆明縣觀音保出降。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

置錦衣衛

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後雲南悉平。藍玉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編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天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一人。編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衛司推勘。編夏四月。黜廉州府巡檢王德亨。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海外。紀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阮鏗黜之。允道言磁慈州屬河南彰德府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編五月。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紀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泰江夏今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編帝詣國子學，行釋菜禮。紀

國學成，上將釋菜。見上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

孔子豈可以職位論

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

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

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

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從之。編帝親錄繫囚紀上錄囚

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

馬后賢德

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編秋八月，皇后馬氏崩。紀后性恭儉，

服幹緩濯之衣，每誡諸王妃公主曰：爾等生長富貴，

當為天地惜物，接妃嬪有恩，被寵生子者，待之加厚。

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

尚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

日處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

縱怒殺人，致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

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

終身不復  
立后  
遣僧分侍  
諸王

奉白帽子  
與大王戴

曰死生有命雖扁辨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妾  
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  
立后編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紀有僧道衍者姓  
姚名廣孝蘇州人幼出家改名道衍字斯道好讀書  
工詩文遇異人道士席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  
數之學文皇在燕邸底。邸舍也。凡郡國朝宿廣孝  
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  
王戴白字加於王字至是燕王自求廣孝於上許之

**編**徵耆儒鮑恂等至並命為學士固辭尋放還紀徵

崇德今浙江嘉興府石門縣鮑恂上海今江南松江府上海縣全思誠吉

安今江西吉安府余銓高郵見上卷七張長年既至入見年皆七

十餘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

固辭上曰免卿早朝日晏而入恂等復以老疾辭乃

放還編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

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

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編名

方孝孺入見復遣還紀吳沉薦孝孺學行名入見上

置殿閣學士

吳沉薦方孝孺

此莊士

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編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為監察御史。

精誠錄

編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吳沉承制編敬天忠君孝親三事為書上之賜名精誠錄。編秋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編冬十月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紀先是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昆魚而而焚林而田禍及麋麋鹿子鷩寇雞難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至是下濟獄而死。編十二

頒行科舉成式

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編甲子十七年春正月以孔訥襲封衍聖公。孔子五代

孫也編三月頒行科舉成式。紀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

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

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程傳朱書

主蔡氏蔡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

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

章表内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

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

初昏五星  
並見

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編冬

十月。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編十一月

以孔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孔子五十  
六代孫也

編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編太傅魏國

公徐達卒。紀達自北征還。卽上將印。自去冬疾作。至是卒。年五十四。上痛悼不已。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子四。長輝。祖襲封魏國公。次添福。勳衛次增壽。左都督次膺緒。都督僉事女四。長文。

置行人司

焚綿衣衛  
刑具

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編會試天下貢士。紀取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殿試丁顯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

編丙寅十九年春。二月。置行人司。編秋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編丁卯二十年春。正月。詔脩闕里孔子廟。編二月帝耕藉田。見上卷。編詔焚錦衣衛刑具。紀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

文武非二

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編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不許紀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編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御史凌漢為右都御史紀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遺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上廉察得其事故有是擢編三月廷試進士紀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人命有司建狀

解縉上封事萬餘言

元坊以旌之奉旨建坊自此始編冬十月以庶吉士解蟹縉為監察御史尋遣歸紀縉吉水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七歲能詩文十八舉於鄉連登進士上親選為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密奏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

宗人府

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開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識。擢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恣橫無敢言之者。縉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縉以卓敬為給事中。紀時諸王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閒乘空處言於上曰。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等也。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也。縉已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

保天下如御車

秦王為宗人令。縉二月詔公侯各還其鄉。賜賚有差。紀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故有是命。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阪。而什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殺李善長

編庚午二十三年夏四月。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舊遇祖父母伯叔兄弟沒。皆得奔喪。至是止。許遣人致祭。縉殺韓國公李善長。紀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未之究也。至是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當災。時帝



求仙人張三丰

劉廌襲封誠意伯

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上大怒。遂賜死。**編**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召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紀**三丰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州。一脩煉寒暑一衲。衲衣也。稱爲張邈。名太和山。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淡數斗。輒盡。辟壁除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斲斲息也。臥雪中。道士丘玄清遇之。遂爲弟子。至是。上遣使求三丰。不得。乃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太常卿。**編**命劉基孫廌襲封誠意伯。**紀**初基爵止

其身不世襲。既而忤胡惟庸爲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沈立本所勝。卒於官。及惟庸敗。上憫思之。故有是命。

定生員巾服之制

馮堅言九事

**編**辛未。二十四年春。二月。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棖爲肅王。衛王植爲遼王。**編**冬。十月。定生員巾服之制。**紀**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編**擢馮堅爲僉都御史。**紀**南豐今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上奇之。超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編**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薨。諡曰懿文。**編**秋。

七月竄吳從權張恆于極邊紀可嵐屬山西太原府

學正吳從權山陰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教諭張恆給由至京

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非職事不知也上曰宋儒

胡瑗仁宗朝為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繼

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

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

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編九月立

嫡長孫允文為皇太孫紀太孫生而額顙稍偏性聰

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帝每命賦詩多不喜一日命

民情不知所教何事

之屬祝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帝常有意

易儲余儲副也太子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若然置

秦晉二王何地帝乃止編以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侍東宮講讀編以方孝孺為漢中府屬陝西教授紀蜀

獻王間孝孺賢命世子受學各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編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紀

初胡惟庸之叛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

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

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悞闕又恃功橫暴有訐其陰

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悞闕又恃功橫暴有訐其陰

方正學

藍玉謀逆

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至是命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開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官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名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先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於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也。副將卒坐黨。

太白經天

頌大成樂器 義門鄭氏

鄭氏馬

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於胡惟庸。編夏四月。太白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為不臣。兵起也。編秋九月。頌大成樂器於天下。以祀孔子。令有式製。編詔褒浦江義門鄭氏。紀浦江。見上。鄭氏十世不異。纍長幼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聲之不食。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觀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

明鑑易知錄

卷之二 明太祖

二七

不聽婦人言

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殖，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江伯兒愚孝

**編**甲戌二十七年秋九月，謫青州民江伯兒戌。恕海南。**紀**青州日照見上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於岱岳東岳泰山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

寰宇通志成

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怪風化遂逮。見上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編**寰宇通志成**紀**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宗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異不與焉。

**編**乙亥二十八年夏六月，詔禁黥刺，威躄廢劓，異閹。

割之刑黥刺面。跣刑足。劓。截鼻。閹割宮刑。  
紀九月。皇明祖訓成。紀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羣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人。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

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

編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

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編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紀太

孫允炆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外

勿賀。

編丁丑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閱會試下第卷。紀

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自信踏充考

試官。取宋琛丑森反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

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屬福建福州府陳郊安為第

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為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閱卷官所屬。祝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驗之。果為不堪文字。益怒。謂為胡藍。胡藍庸藍。玉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為藍黨。侍讀張信。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等皆為胡黨。惟侍讀戴彝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棄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編夏五月。大明律誥成。編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紀上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

大明律誥成鄉里置木鐸

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編戊寅三十一年春三月。以齊泰為兵部尚書。編夏五月上不豫。編閏月。帝崩。太孫允炆即位。紀帝崩年七十一。遺詔止諸王入臨。去聲。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今江南齊泰言於帝。令人齎敕使還國。燕王不悅。編葬孝陵。編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天子新崩。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救燕王還國

以方孝孺為侍講

齊黃首議別奪諸藩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編以  
蹇義為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命兵  
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與參國事編秋七月  
以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以董倫為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仲為國子監博士編逮周  
王橚至京廢為庶人紀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  
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  
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  
奪議乃以事屬祝泰子澄泰謂子澄曰燕握重兵且

寧馨胖和尚  
劉秉忠之流

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  
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  
景隆調兵卒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  
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  
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句鉤逃軍為名  
異人術士多就之初道衍嘗遊嵩山即中嶽在河  
南河南府登封縣佛寺遇鄞人袁珙珙相之曰寧  
馨言恁地猶胖和尚乃爾邪目三角影飄白形如病虎  
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元初邢臺人劉秉忠  
隱居武安山寺為僧

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元世祖忽必烈遣人名僧海雲海雲數乘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元世祖大愛之道衍大笑因此自負至是薦珙相凡征伐謀議皆與術於燕王王使名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既而密召入邸

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編冬十月癸感守心

世傳二語

異日太平天子

程濟先見

火星出則有勃亂殘賊疾疫饑兵居其宿日守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紀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編十一月詔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以圖燕紀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



邊為名遣將戍怨開平見上卷悉調燕藩護衛兵出

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昂為

北平見上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

靜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

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

燕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96